

抗日戰爭回憶錄(一)

魯道源 申慶璧 口述 執筆

由長沙大捷到南昌受降

(本期另有插圖刊第四頁)

編者的話

魯道源將軍字子泉，雲南省昌寧縣人，民國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生，早歲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第十三期，在我國將領中，多才藝，文武雙全，是儒將典型。

他在雲南講武堂畢業後，一直服務軍旅，由排、連、營、團、旅、師、軍長遞升至兵團司令。抗戰前屬雲南地方部隊，當時雲南有五個旅，在五個旅長中，他是最年輕的旅長。在劉共期間，雲南地方部隊，改編為中央剿匪軍第二路軍第三縱隊。民國二十五年改為滇黔剿匪軍第三縱隊。抗戰軍興，第三縱隊之第一、二、三、五、七、九各旅，奉命改編為陸軍第六十軍第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等三個師。縱隊部及其餘部隊，仍留滇整訓。民國二十七年夏整訓完成，縱隊改編為五十八軍，所轄各師番號改編為新十、十一、十二等

三個師，魯道源將軍任新十一師師長。在國軍將領中，魯道源將軍好學深思，最得民心，深受軍民的愛戴。

莫定魯將軍成名的一戰，是民國二十二年滇黔剿共之役。當時共軍攻入黔境，蔣中正委員長坐鎮貴陽，命令他堵擊攻陷虎場的共軍，命令嚴厲，有「如不按期達成任務，則軍法從事」的指示。魯將軍率部馳赴虎場途中，偵知共軍主力已由虎場竄往黃泥哨，企圖包圍貴陽。他立即捨虎場趕往黃泥哨，行至黃泥灘時，蔣委員長嚴厲責問他：「何以不赴虎場？」他報告說：「一為保障領袖安全，一為消滅敵方主力，因敵主力已離虎場，省垣危在旦夕，領袖安全可慮。」委員長連說：「好，好！你做的對。」結果，貴陽危解，共軍主力敗退，蔣委員長，遂得脫離險境。他的機智忠誠，在最高統帥的記憶中，留有深刻印象。六年後，亦即民國二十七年，新十

一師參加崇陽保衛戰，因崇陽失守遭受撤銷番號處分，蔣委員長懷念魯將軍貴陽剿共之役所表現的機智與功勳，特准新十一師恢復原有番號。「抗日戰爭回憶錄」係魯道源將軍口述抗戰經歷，自民國二十七年奉命率領雲南子弟兵經貴州步行三千餘里，馳赴長沙參加保衛戰，締造了長沙三次大捷，自後與日寇不斷交戰，直到日軍潰敗在南昌受降為止。由國學家、淡江大學教授、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申慶璧博士執筆。魯道源將軍臨危受命與三進健兒冒險犯難浴血殺敵，可歌可泣的事跡，出現在申慶璧教授的筆下，生動翔實，歷歷如繪，尤其所附圖照均係魯將軍珍藏多年，至為難得，極富史料價值。——編者

誓與日寇決一死戰

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亦即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一日，我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元帥的命令率領新編第十一師開赴

長沙，由雲南經貴州步行前往，徒步行軍三千五百餘里，歷時二月餘始到達湖南長沙，出發時，我與全師官兵萬眾一心，誓與日寇決一死戰，慷慨悲歌，士氣如虹，道經貴州關索嶺，回憶當年奉命討伐周西成，大敗周部，周西成即在關索嶺陣亡，感而賦詩云：

道經關嶺轉淒涼，曾是當年舊戰場。

指點山頭鷄公背，黔魁當日陣前亡。

我因沿途行軍與弟兄們共甘苦辛勞過度，到達貴陽後即染重病，羣醫束手，不得已回到雲南就醫，新十一師師長職務由副師長馬崑代理。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我部乘粵漢路車出征，十九日武漢撤退，十一月一日抵達前線，參加武漢外圍據點崇陽保衛戰，不幸因眾寡懸殊，崇陽失守，副師長代師長馬崑撤職，新十一師番號受到撤銷處分。我正在雲南昆明養病，聽到這一個不幸的消息，立即抱病趕往前線，撫慰官兵、救助傷患、鼓勵弟兄們扶創再戰，誓雪崇陽失守之恥。同時請求最高統帥特准保存新十一師的番號。新十一師部隊自二十七年十二月起，在湖南醴陵由我負責整訓，我以民族大義，責勉全師官兵，士氣為之大振。

武漢會戰後，對日軍事作戰，進入第二期。

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在南岳、武功兩地分區召集軍事會議。檢討第一期抗戰的得失，徵詢各將士對於爾後作戰及軍事行政的與革意見。指出第二期作戰的特質，在轉守為攻，轉敗為勝。剴切訓示政治戰、宣傳戰、游擊戰的重要性。訓勉大家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的精神，堅忍持久，忠誠樸實

，和衷共濟，明恥教戰，誓復國仇。並手訂抗戰四要：「提高士氣」、「收攬民心」、「愛惜物力」、「撫養傷病」。

指示作戰方針，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游擊部隊。加強敵人後方的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敵人的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敵寇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為了適應此一情勢，特為調整指揮機構，廢除兵團、軍團及所屬之旅部，以軍為戰略單位，以減少指揮層次。撤銷軍事委員會廣州、西安、重慶各行營，另設桂林、天水兩行營，統一指揮督導南北兩戰場的作戰事宜。全國劃分為十個戰區。第九戰區，轄贛西北鄂南及湘省。司令長官最初為陳誠由薛岳代理。統轄第十九、三一、第一、二七、三十、二十等六個集團軍及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龍雲，副總司令盧漢（由高樹槐代理）轄五十八軍軍長孫波、第三軍軍長張冲及六十軍軍長安恩溥。

贛北反攻挺進敵後

民國二十七年秋武漢會戰時，日敵原計畫於攻略武漢之同時攻略南昌，只因其一〇六師團在萬家嶺慘敗，致南潯線的兵力不足，敵軍遂停止於江西德安附近。民國二十八年二月，日軍進攻南昌的企圖逐漸顯明。我軍因整備未畢，未能制敵機先。不得已改採守勢。按照蔣委員長三月十四日指示的作戰機宜，第一集團軍的使用，應

根據桂林行營的作戰計畫，務求自主使用，勿輕易投入戰場。

我部新十一師奉命開往贛北，先於二月二十五日到達銅鼓。三月十二日，向修水三都開拔，策應修河南岸大兵團的挺進。但當三月二十一日到達三都，敵軍已先一日突破張公渡，安義、奉新同時陷落。敵軍以一師團的主力指向南昌。另以一〇六師團松浦部隊的一一三聯隊布防奉新城郊，以游擊隊密布大禾嶺東北，牽制我軍行動。

三月二十四日我奉命至奉新青樹擔任新任務，我率部於二十九日到達時，南昌已於前二日（二十七日）淪陷。四月一日，我五十八軍，與六十軍及四十九軍聯絡，對奉新方面敵軍嚴密警戒。我率領新十一師，在白鷺橋與大禾嶺設防，乘左翼四十九軍他調，敵軍乘隙進擾，我判明敵情，立即下令圍殲敵人，我以「殺敵報國，雪恥圖強」勉勵部屬。戰事結束，敵屍縱橫，我軍奪獲步槍七十餘枝，戰馬四匹，首奏奉新大禾嶺之捷。

在反攻南昌的攻勢中，曾攻克官村山，先後攻入敵後，夜襲洋螺崖，挺進敵後月餘，經過大小戰鬥數十次，斃敵千餘名，虜獲戰利品千餘件，毀汽車十餘輛，破獲敵區交通線百餘里。敵酋松浦聯隊，果遭我軍嚴重打擊，站足不穩，移駐靖安，委員長蔣公會於二十八年六月頒授華胄榮譽獎章，獎章執照明言：

茲新編第十一師師長魯道源，因奉新靖安之役最為勇敢，卓著戰績，今依本會華胄榮譽獎章給予辦法之規定，發給華胄

樊章一座，此證！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一日，我師奉令接防大路王馬奇嶺之線，以一團有零而病瘧的兵力，擔任三十餘里的防務。我本積小勝為大勝的原則，責成各營編組夜襲隊，於夜間分頭進入敵陣，名為「摸夜線」，首次出擊，即斃敵軍百餘人。自後敵即提心吊膽，風吹草動，也以為摸營，槍砲聲無端大作。但夜襲隊，來去飄忽，防不勝防。在鴉鳩嶺對峙兩個月期中，耗去敵軍砲彈萬餘發，敵兵死亡千餘名。

第一次長沙會戰日寇對華派遣軍總司令派西尾和參謀長板垣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企圖打開軍事僵局，集結十萬兵力，從鄂南、贛北，向湖北移動，會攻長沙。我軍英勇返擊，締造長沙大捷，是國軍抗戰轉敗為勝的一大轉捩點。蔣委員長在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說：「自從月初湖北戰爭以來，我國抗戰局勢，已臨到勝利的一個大轉變，國防外交形勢，亦隨之一天一天好轉。」又說：「這次湘北戰勝以後，一般國民知識分子的心理以及國際人士對於我國抗戰的觀念，固然是前怯後堅，完全不同，恰成爲正反兩面之轉變；但是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心理與精神上所受之打擊，更爲重大」。此一戰役，開始於二十八年的九月初。我方採用的戰略，是誘敵戰略——到處設伏，誘敵深入；戰術是機動戰——不呆守陣地，不死用方案。

贛北敵人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起，陸空聯合開始攻擊，由奉新、靖安向西猛犯，企圖經修水、銅鼓直下平江、瀏陽與湖北敵軍合流。時五

十八軍奉令守備高安、奉新間地區。我率新十一師佔領大路王至馬奇嶺之線的陣地，轉戰於岩山、鐘鼓嶺、馬蹄嶺等地。十七日起五十八軍奉命變更任務，轉進於村前以南錦江以北地區，我又帥師轉戰於南山可河、鳳凰嶺、楊公墟。突被敵軍的包圍，進而克服甘坊、找橋等要地，穩定贛北戰局。會戰結束，最高當局檢討致勝原因，論功行賞，我被升任爲五十八軍中將副軍長。軍事專家陳孝威氏評論此次大捷，強調得力於國軍將士的「和衷共濟、忠勇奮發、互相感召」，陳氏並一一列舉此一戰役的十四位將領，我被列名其中，深感榮幸。

血戰京崗捍狗趕羊

長沙大捷後，九戰區薛岳司令長官又積極部署冬季攻勢，進行湘鄂贛邊區的掃蕩戰。廿八年十二月月上旬，我率師移防錦江南岸，負責守備市漢街、五松湖至車前渡之線。佔據南昌的敵軍，以西山萬壽宮及九渡、喻家爲外圍重點，至於錦江南岸各據點，敵軍均有兵力。我新十一師的任務，在於箝制敵人力量的轉用以及遮斷南昌大城間的交通通訊，如此方能使我方的前進部隊得以順利行動。

在冬季攻勢中，我新十一師成了指向敵人的箭頭。我於十二月六日自金堆羅進往田南鎮，十一日更將指揮所推進至楊梅山。我與所屬高級幕僚，詳細計劃，作了周詳的部署，並妥善指揮命令部屬夜間北渡錦江，在敵兵防守地區衝枚急走，我部官兵冒險犯難，奮勇爭先與敵人拼

命，悲壯故事，不勝枚舉，晏連長與詒血灑塔崗山，安連長履祥重傷不退，李排長文輝率士兵七人衝入敵陣，同時飲彈陣亡。十三日至二十一日的六奪京崗嶺，弟兄們殺聲震天地，反覆衝鋒肉搏，將京崗自敵人手中奪回，我不禁感而賦詩：

血戰京崗嶺，塔崗一併收。

奪敵三大砲，復我一高郵。

滾滾騰龍甲，紛紛上狗頭。

莫教東海寇，飲我錦江流。

六克京崗嶺之後，更一鼓攻下馬溪。翌晨敵三面反撲，形成包圍。孫連長悅率衆固守，高呼「馬溪是我們的墳墓」，官兵一躍而起，奮勇力戰，孫連長腹部中彈，仍坐血泊中，以指蘸血，在牆上書寫「新十一師孫悅殉國處」，飛彈再中頭部始倒下，僅十五人殺出重圍。官兵因受孫連長死事慘烈的激勵，二十三日在敵陸空聯合防護固守之下，再克馬溪。經二十餘日之苦戰，敵我傷亡均在三千人左右，並屢次破壞敵後交通，擊斃佐藤金治等少將級軍官多名。獲得層峯獎電多通。爲了鼓舞士氣，使弟兄們勇往直前，我經常與士卒一同立於最前線，部屬們戲稱我的指揮戰法爲「捍狗趕羊」的指揮法，我更常常向弟兄們說：「你們沒有成績，不是我的部下；我沒有成績，也不是你們的長官」，我這幾句話，後來竟成爲軍中的美談。

收復西山民衆感戴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奉命代理五十八軍軍長，我的新十一師師長職務交由梁副師

長得奎代理。四月九日晚間，我接到報告得悉友軍收復奉新、靖安，我根據嶺北地形態勢，判定敵軍有抽調兵力縮短戰線的可能，於是我下定決心要予敵以箝制殲滅。我立即命令兩師分別布署，同向西山萬壽宮挺進。十一日於段連長學率部突進炭嶺壯烈成仁後，我揮淚再攻，終將九渡、喻家敵兵擊退。復加緊布署，責令朝向日標分進合擊。

十八日各部正分途迂迴之際，接第一集團軍孫代總司令電：「將防務交與五十七師後，即開新疆、村前、鳳凰墟地區整訓。」我以苦戰經旬，敵勢已挫，正宜趁機猛攻，以收更大戰果；如若遽即交防，友軍因情況不明，必然失去殲滅敵人的良機。我於是據實報告，並商請五十七師守備既得根據地，以支援攻略西山萬壽宮的戰鬪，我本人更親上火線指揮，經三度攻擊失敗後，終於在四月二十一日十二時攻克敵軍陣地。

當我五十八軍節節進逼南昌時，敵人在奉新發動牽制戰，使我新三軍蒙受不利影響，我再奉調赴奉新增援；五十八軍一調動，敵軍以牽制目的已達成立即撤退，這一次我深以失去直搗南昌的機會為憾。薛岳司令長官，以我軍英勇殺敵，達成任務，於五月一日以精字第八十號獎章頒授予我，領受之餘，決心以更佳戰績報答上級的勳獎。

我秉承領袖訓示，平時戰時，均嚴申紀律，對於違紀官兵，決不寬貸，但極力愛護弟兄，同甘共苦，務使營內融樂如家庭，倡行老兵請客歡迎新兵的風氣，軍民之間也關係良好。有樂與民同

享，並不時捐款獎助學校之困，因是我部大軍雲集，市塵不驚；烽火遍地，絃歌不輟。當西山萬壽宮克復，江西省參議會曾推派代表到我五十八軍軍部獻旗，並由議長彭聖萬、副議長王有蘭具名。致頌詞有句：

偉哉諸公，黨國效忠。統帥投命，駐贛防攻。倭寇所陷，極惡窮兇。共秉方略，以守以攻。孫吳兵法，霍衛遺風。指揮若定，把臂揮夷，滅此朝食，其氣若虹。公愛士卒，甘苦與共。軍民一體，水乳交融。堅苦卓絕，智勇無窮。錦江喋血，倭寇魄散，西山殲敵，奇勳大著。凡我贛人感激欽崇。代表民意，慰勞英雄。願為後盾，貫徹始終。再接再厲，迅奏膚功。還我河山，痛飲黃龍！

撰銘營葬殉國袍澤

江西父老對我軍的獎勉，我衷心感激，國難當頭，保國衛民，軍人之責，我們惟有再接再厲，以報答父老對我們的期許。

春季突擊戰鬪告一段落，四月廿八日軍部自田南鎮開拔，經高安，五月四日奉令到胡城墟整訓。我察看到附近的院陳瑤，位於起伏山巒中，老樹參天，風景清幽。於是率領部屬加以修葺，添亭榭五六座，式樣各異，或六方，或八角。建中山臺一座，作為集會場所。我曾親書「抗建公園」四字。並集句為聯云：

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我感念錦江戰鬪之中，戰士慷慨赴義，拋頭顱，灑熱血，死事之壯烈，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乃與高級僚屬研商。特為成仁諸將士營葬，墓地擇在高郵市後，我親為撰寫碑銘：

將士等陣亡今已三年，乃得復斂其骨而葬之，並建紀念碑於其旁，以慰英靈而彰忠烈，源於是重有感焉。

夫我將士，泰半皆滇中健兒，民國二十七年隨軍出發抗倭，經鄂南崇陽諸役，明年春季與南昌會戰，克復奉新外圍各重要據點，旋奉命潛入敵後破壞交通，酋獲戰利品數十擔，時源以新十一師師長，奉命升任五十八軍副軍長仍兼師長職，十月隨志公軍座率將士等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光復贛北甘坊，找橋各據點，十二月冬季攻勢，奉命攻擊錦江北岸之敵，收復高郵市，攻佔塔崗山、京崗嶺，因敵勢兇頑失而復得者數次，傷亡極為慘重。二十九年四月志公軍座代理總司令，源奉命代理五十八軍軍長，而源兼職由梁副師長得奎代理，捕捉戰機，遂報請督率新十師及新十一師強渡錦江而出擊，攻克石頭崗、九渡、喻家、大城及西山萬壽宮等各地區，斃敵三千餘人，奪獲大砲數門，機步槍及其他戰利品無算。奉委座電令獎譽有加。但

全軍將士之壯烈犧牲者已達三千餘人，而可歌可泣之事，亦不勝枚舉。

追憶出擊前夕，源對部屬大聲而矢之曰：苟戰不勝，攻不克，我不復再見長官，而諸君亦勿庸再見我。緣是上下同抱必死之決心。幹部多有先書遺囑而後出發者，是以一鼓作氣，衝鋒殺敵，錦江岸上炮火與血肉齊飛，萬壽宮前聲勢同山岳並壯。時我將士死者固已精忠貫日，而敵愾猶存於九京，生者祇知斬將奪旗而亡此身之在人寰也。嗚呼噫嘻！豈不烈已哉！而本軍奉調湘北，各陣亡將士遺骸，除一部已建公墓得安窀穸外，餘皆稿葬而已，每一念及未嘗不戚戚於心。逾民國三十年，源奉命以副軍長兼任新十師師長，本軍經反攻九嶺，克復通城，及參與二三次長沙會戰大捷後，延至今歲四月復奉調贛北到錦江之線，而此地區又以高安上高會戰兩度失陷，經友軍克復，本軍此日捲土重來，省視先烈公墓，已呈坍塌之象，碑亦摧毀，其稿葬者，則土丘隱約，一片荒煙蔓草而已。源視之不禁潸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爰鳩工伐石於高郵市後方，復擇爽塏之區，以資營葬。承地方紳士諸君，自動捐石料贈曠地襄舉，乃移諸先烈忠骨，因情勢或哀而封之，或個別而葬之，以

安英靈於泉壤，並建標其旁，樹碑紀事而為之銘，銘曰：

將士桓桓，萬里振翻。馳驅鄂贛，聲威昭赫，鏖戰錦江，碧水盡血。痛殲倭奴，追奔逐北。壯我國魂，勳銘竹帛。成功成仁，二者俱得。寸丹千古，浩氣永塞。忠骨痊茲，江山生色，巍巍華表，卓爾千尺。緬懷先烈，後死之則。

天地爐中鑄鍊鐵漢

民國三十年夏天，宜昌戰事趨緊，我五十八軍奉令向長沙集結，於六月七日開拔，冒暑熱，經上高、萬載、瀏陽前進，在破壞後的公路上，攀山越嶺，我隨行於士卒之中，觸景傷情，曾成一詩云：

炎景流金六月天，征人路上足生炎。
汗流浹背如湯沸，熱滾心內似炭煎。
天地爐中鑄鐵漢，陰陽火裡種紅蓮。
不鍊金丹成九轉，如何凡骨得飛仙！

六月八日我軍到達距長沙六十里的永安市，從事訓練，不久我又奉令接防湘北。七月七日出發，經沙市，過汨羅江上游的汨羅江橋，復越平江縣屬的三姓橋，沿街均有熱茶供應，並有歡迎標語。進入幕府山（一名天岳山），我率部攀登二千公尺的高山，目觀「一步高一丈，山頂在天」的情景，那時我欣賞古人詠幕府山的詩有下

列名句：

一峯前趨衆峯逐，一峯直上百峯從。
中央危峯獨秀出，伸臂欲截天際鴻。
山靈拓人作霖雨，咫尺往來迷西東。
幕府之名，相傳漢馬伏波征南越曾駐節幕府山下，東吳名將太史慈討劉表，曾張幕山嶺，因而得名。

七月二十一日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下令升梁得奎為第十一師師長，我專任副軍長，免兼師長之職。因是軍務稍閒，乃以臨摹于右任先生書法消遣，並與軍部幕僚楊伯雄、魯元、胡惠民、高伯昂、黃聲遠等詩酒酬唱，曾有送楊伯雄主任七絕詩三首：

放眼中華敵正猖，中原一線寄存亡。
欲同携手南歸去，誰寄長城萬里防。
兩載相依在幕帷，留君無術送君歸。
且憑秃筆酬知己，一路平安祝旅綏。
君向南歸我獨留，離情悵悵幾時休。
湘江隔斷故人影，落葉蕭蕭一色秋。
民國三十年一月二日奉到電令我與六十軍副軍長劉正富對調，我決意往南嶽療養，正準備起程。適因九嶺陷敵，軍情緊急，薛岳司令長官來電要我肩負九嶺反掃蕩重任。（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
文摘」請撥電話七〇七二
四八〇